



周肇祥



游山专号第三卷《劳山》



1933年2月出版的《艺林月刊》封面，水竹邨人徐世昌题。



蒋兆和画周肇祥六十二岁肖像

【故地往事】

# 画家周肇祥的崂山之旅

周肇祥擅画梅花，留有长须，时人称为“美髯公”。他一生嗜古，酷爱文物，是出入琉璃厂的收藏大家。

□刘宜庆

## 周肇祥其人

周肇祥(1880—1954)，字嵩灵，号养庵，又号无畏，别号退翁，室名宝觚楼，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肄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政学校，曾担任北洋政府官员，为近代书画家、古物陈列所第四任所长。只看这个粗线条勾勒的人生轮廓，还不足以给今人全面清晰的认知。在他去世后，随着《艺林旬刊》《艺林月刊》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周肇祥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功绩逐渐彰显出来。

1926年9月30日至1928年2月，周肇祥任古物陈列所所长，保护了许多珍贵文物。1927年春，周肇祥代表中国学术团体与瑞典方成立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他和沈兼士、刘半农、袁复礼、李济等学者最大限度地维护中方的权益，开创与外国平等合作进行科学考察的先例。

周肇祥工诗文、精鉴藏、通文史、藏碑帖，成为京津画派领袖。他与金城等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自1926年起任中国画学研究会会长，出版会刊《艺林旬刊》《艺林月刊》。

周肇祥著有《琉璃厂杂记》，这是一部笔记体著作，为历来写琉璃厂的书籍中最著名者，颇有史料价值。这本书是周肇祥的古玩经研录，以琉璃厂为中心，涉及京城其他地区乃至外埠的古玩市场，内容不仅包括文物古玩，还涉及旅游、宴集等方面。直到今日，《琉璃厂杂记》亦是文物爱好者和收藏家必读书。用嗜古如命来形容周肇祥毫不夸张，“余保爱文物如手足之护头目”。

1917年，周肇祥买下北京西山樱桃沟的产权，修建了水流云在之居、石松书巢、退翁亭等，因谷内有“白鹿岩”仙人修行的遗迹，所以取名“鹿岩精舍”。周肇祥在樱桃沟隐居，“鹿岩精舍”成为文人墨客雅集之所。

周肇祥去世后，他的收藏由北京市政府文物调查小组接收，后来将这些文物分作三部分，文物由首都博物馆收藏，字画、部分拓片由市文物局收藏，大部分拓片由市文物研究所收藏。周肇祥一生收藏宏富，仅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藏拓片就多达2000余张。部分拓片的空白处，可见周肇祥以工整小楷写的题签、题记和跋语。

## 游崂山，出版“游山专号”

“游览山水，拓旷神怡之胸襟”，是周肇祥游览天下名山、出版“游山专号”的初衷，既游览山川，又遍访碑刻，为他编撰的《山游访碑录》收集资料。

1932年9月中旬，周肇祥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同游崂山，住三日，遍游南北九水、潮音瀑、蔚竹庵、白云洞、上清宫、明霞洞、太清宫、华严寺、仰口、晓望、劈石口和大劳观等处。他们住道观，品农家宴，“饱领山蔬美”，两人各写一篇游记，作诗多首，为人文崂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几笔。以下为周肇祥写崂山名胜的其中两首诗：

### 玄真洞

弥山尽松竹，古洞蛰沧溟。  
径曲穿云入，钟清隔洞听。  
茶烟微袅白，海气远涵青。  
奇语谁能解，玄真归有铭。

### 上清宫

山川齐赴海，元气独蟠幽。  
造化钟神奥，真灵肃冕旒。  
高风想华盖，遗迹访丹丘。  
鸾鹤谁曾见，庭前双树留。

上清宫，宋太祖敕封刘若拙为“华盖真人”后修建。刘若拙手植多株银杏树，枝繁叶茂，其中一株银杏，独木成林，是崂山风景区众多古树名木

中的佼佼者。周肇祥看到上清宫的银杏树，想到华盖真人刘若拙；“遗迹访丹丘”之句，则是想到太清宫有邱长春(邱处机)诗词刻石。

在“游山专号”《劳山》中，收录了金代刊刻的邱处机写崂山太清宫诗四首，“邱处机磻溪集三卷，金大定丙午、中条山玉峰老人胡光谦序而刊之，傅氏双照楼所藏也。”“宋元本传世尚多，金匱稀有，劳山太清宫有长春诗刻十首，拓本一时莫致，金本有之，因影印半页，附游记以传。”“游山专号”《劳山》一书中，选了傅氏双照楼所藏稀有版本、金大定年间的邱处机《磻溪集》半页，与崂山太清宫邱处机诗石刻相呼应，可见周肇祥用心良苦，也为这本只有二十多页的“游山专号”增添了古籍善本的文化分量。

“烟岚初到上清宫，晓色依稀路径通。才到下方人未食，坐观山海一鸿蒙。”邱处机的诗刻在太清宫之时，为南宋年间，周肇祥所看到的崂山风景，和邱处机看到的山海胜景是一样的，但诗情迥异。周肇祥的诗句“茶烟微袅白，海气远涵青”，是艺术家的眼光，是画家的视角，观察细致入微，可谓神来之笔。

周肇祥游览太清宫，在游记中描写太清宫的地理环境和道观分布。太清宫的古树名木深深吸引了他。他写道：“官中古木，银杏方熟，叶气臭恶。耐冬莫古于三清殿一株，老干支离，缚木架之，相传张三丰自海岛携来，花叶如山荼，然秋末吐花，逾春始尽，天何厚于兹卉耶。采其子，归种寿安。殿外紫薇，高柯斜出，霜皮崩裂而腹中空，双枝迭起，犹老翁之抱儿孙。山中候长，花萼尚盛。山榆黄杨，轮囷离奇，皆数百年物。”周肇祥对太清宫中的名木、奇葩感兴趣，因为这些古树名木是有生命的博物馆，承载着崂山文脉。

周肇祥游览蔚竹庵、华严寺、白云洞、明霞洞等景点，都留下了诗歌。山借名流诗文更闻名，人借山川风景，诗文流传更久远。白云洞畔，白云缭绕，一天之间，白云千变万化，亦真亦幻，宛如轻纱绕青黛，有时升腾，化为云雾，在山海之间缓缓流淌，令海上仙山半隐半显。周肇祥诗兴大发，作《白云洞看云放歌》：

劳山何所有，古洞生白云。  
白云长在山，隔断人间尘。  
我来揽胜崖下宿，白云覆盖成幄茵。  
侵晨我起云未起，松石与云同浑沦。  
有时高飞入无际，化为孤鸡游天钧。  
有时低飞贴碧浪，偶寻鸥鹭相狎亲。  
胡为今朝变岩壑，高卧不出如隐沦。  
云兮爱我示我意，招我脱俗此结邻。  
白云苍狗等闲尔，翻覆轻薄詎足云。  
世间万事若前定，卷舒任运全吾真。  
有云不归如海水，狂歌当誓天应闻。

周肇祥带着崂山的元气、大海的海气踏上归途。1932年9月17日，周肇祥、傅增湘一行到达济南，游览大明湖，参观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热情地接待他们。周肇祥在游记中写道：“出新的高氏砖瓦、杨氏书，玩览逾午。”王献唐购得潍县高鸿裁收藏的历代墓志及古砖瓦，“均为金石精品”，还购得聊城海源阁藏书大家杨氏流散的古籍善本。周肇祥精通金石，傅增湘为藏书大家，仅从“玩览逾午”四字，就可想见王献唐、周肇祥、傅增湘品评文物、沉醉其中的场景。

1932年12月，《劳山》《游山专号第三卷》出版，封面“劳山”二字集《雁塔圣教序》字，封面图片是琅琊秦刻石拓片，右下有周肇祥的题跋。封面简洁典雅，具有较强的视觉效果。

笔者查阅国家图书馆电子文献时，发现了《劳山》《游山专号第三卷》，如获至宝。从吴曾勤、刘承植编纂的摄影集《劳山》，到周肇祥、傅增湘诗文集《劳山》，可见文人墨客与崂山之关系。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媒体人)

## 故事里的沂蒙

# 徐建珍： 淮海战役支前模范

1948年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打响了一场战略性进攻战役——淮海战役。这场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战役。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总结战役胜利原因时说：“淮海战役胜利的关键要素是有庞大深厚的民力支援。”淮海战役距今已有70多年，当年参加支前的民工们，年长的早已去世，年轻的也已近90岁。家住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悦庄镇张家庄村中共党员徐建珍老人就是其中一员。

淮海战役打响后，张家庄村立即组织了15人的支前队，徐建珍任队长。徐建珍接到任务后，从全村筹集了5000多斤粮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告别老母亲、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带领车队踏上了支前路。

当时，年仅20岁的徐建珍身高一米八，肩宽腰圆，力大超群。在这次支前车队中，别人一车推400斤，他能推600斤。

两军激战，支前工作也相当危险。白天，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狂轰滥炸，极力阻止人民群众为解放军送粮送衣。乡亲们只能边躲边行、走走停停，晚上才能推起独轮车急匆匆地赶路。怕暴露目标，不能生火做饭。尽管这样小心，还是经常有乡亲被炸死、炸伤。

这次支前非常艰苦，从家乡到淮海目的地有八九百里路，全靠步行，且常日夜兼程。当时每人自带口粮，但是，仅几天之后，支前车队自带的干粮就吃完了，民工们都饥饿难耐。这时有人提出，从军粮中弄点小麦到村上换点吃的。

徐建珍坚定地阻止说：“不行，这是军粮，队伍在前方打仗，正等着用呢，我们一粒也不能动。”

大家认为他说得在理，纷纷表示：“我们就是要饭，也要把军粮一粒不少地送到自己的队伍里。”

讨饭也不是容易事，像他们这种年龄的人讨饭，十家有八家不肯给，有的不仅不给饭，还会讥讽道：“身强力壮的人要饭，也不嫌丢人？”他们听在耳里，苦在心里。

15个人只好轮流到村上讨饭，讨来干饼大家一起吃，稀饭大家一起喝。他们途中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实在无法计算。即便这样，依旧坚持小车不倒，日复一日地向着目的地推去。

徐建珍身强力壮饭量大，讨饭从没吃饱过。一块锅巴，大家你推给我，我推给你，谁也不愿多吃一点。有次徐建珍竟饿昏了过去，醒来后赶紧腰带继续推车。

在徐建珍的带动下，张家庄村支前车队辗转数百里，终于把军粮送到了碾庄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某部驻地。

徐建珍回忆说，当时支前队伍中有一位刚满18岁的青年，婚后第三天便主动报名参加支前队，把花好月圆的“蜜月”奉献给了支前的事业。那时的支前队便是部队的供给部，车上推着粮食，紧跟着部队走，吃完一车再换另一车。部队行军，支前队跟着行军；部队打仗，支前队还要帮助抬担架、救伤员。

徐建珍还讲了这样一件事：支前大队在返回途中，发现了国民党的部队，上级领导立即组织支前队白天隐蔽在山林里，夜晚让他们把扁担或棍子扛在肩上当作枪，像正规部队那样整齐有序地前进。在经过敌人的封锁区时，敌人误以为是我军的主力部队，不敢交火，支前大队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安全通过了。

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司令员感动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五百四十万支前队员唱着歌谣、推着独轮车，勇往直前冲向战场，军民鱼水情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人民的伟大力量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投稿邮箱：qlwbrwqilu@163.com